

逢周一、周四刊出

# 寄宿學校讓小孩學獨立



### 滬港家校

最近許為天到了上海出差，他到杭州參觀了一間國際學校的寄宿設施，回來跟我聊起來。對我來說，我也很贊同讓小孩的成长過程中有寄宿的機會，因為不單可以培養小孩的獨立能力，也可以增加他們與別人交往的能力。以前在香港的時候，我的女兒也考過聖士提反書院，當時也就是心儀它在小學六年級的寄宿制。

撰文：居滬港人家長，當全職媽媽前為財經公關專業人士 張寶玲

在內地，很多學校都提供寄宿服務。比如說，很多的貧困山區，小孩要走很多里路才可以到校，因為不可能每天花很多時間來回學校，寄宿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，因為不寄宿就意味着喪失受教育的機會了。也有一些父母在郊縣或農村工作，經濟條件又不錯，想讓孩子到市區的重點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，也可能選擇讓小孩寄宿。

### 家庭教育最重要

初來上海的時候，很驚訝的發現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可以寄宿，原來很多父母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要把小孩寄在學校，當時好奇的問了一下，發現很多都是基於幾大原因：一、家庭條件都不錯，父母對孩子比較嬌慣，有些給祖父母也寵慣了。父母擔心孩子不懂自理，就把他們送到寄宿學校來；二、父母都忙於上班或做生意，沒有老人在身邊，平日無暇照顧小孩的起居生活與教育；三、孩子學習成績倒數，自制力差，父母想約束孩子卻又無能為力，教導無方，就把小孩

扔給老師教……

其實，老師和學校永遠都代替不了父母和家庭，內地有一些父母以寄宿生活來代替自己應盡的責任，實在叫人搖頭嘆息。好好的一個小朋友六歲就離開家庭寄宿去，他長大以後會怎樣看自己的父母？會有怎樣的家庭觀念呢？女兒的小學每級都有一班寄宿生，根據老師說這些小孩基本上學習都比非寄宿生有一些滯後，家庭問題也比較多，對小孩影響不好。

不過，話說回來，大部分的內地父母都捨不得讓小孩寄宿的，尤其是在一孩政策之下，城市裡的孩子都寶貝得不得了，好多父母都捨不得太早讓兒女離開自己身邊。就算要到國外學習，一般的家庭最早都要等到初二或三才讓他們走。所以，如果學校能像聖士提反書院一樣，提供一年的寄宿機會，一方面可以讓小孩學習獨立，另一方面又不用長期與父母分離，應該很受家長歡迎的，可是這樣的學校，我在上海還沒有見到過！



▲聖士提反書院提供一年的寄宿機會，一方面可以讓小孩學習獨立，另一方面又不用長期與父母分離

資料圖片

◀老師和學校永遠都代替不了父母和家庭教育

資料圖片



### 闖闖新天地

### 我的校園
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2C 盧依鳳

看着桌上這張相片，不禁回想起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。這個地方是我的另一個家；是我學習人生道理的地方；是我學習知識的地方。這是哪兒？就是我的校園。

我在校園裡學習了不少人生道理；學習了很多的知識；學習了做人處世的方法，還經歷了不少難忘的事件。

我的校園有六層，每一層都有不同的特別室，例如：視藝室、電腦室、體育室……也有不同年級的課室，我在每一層都留下了我的足跡。

我曾經在不同的課室學習，而我最難忘的，就是中一的那一個課室。回想起我最初踏入那課室的那一刻，那時沒有小學同學和我同班，我只好自己一個人坐，感到十分孤單，十分傷心。我的班主任得知後，便過來安慰我，她對我說了一句話，直到現在仍深深刻在我心中，她說：「不要灰心，你要更主動，才可以認識到朋友。」這句成了我的座右銘，她教懂了我做人的道理。每當我到一個新環境，我都會記起這句說話，使我變得更主動。

視藝室對我來說是一個似亂非亂的地方，每一個循環周都會有兩堂視藝室，而我最喜歡的課堂也是視藝室，在視藝室上，我可以學到很多有關視藝的知識，還可以做不同視藝的作品。在視藝室裡有各種形形色色的視藝用具，還有美輪美奐的視藝作品，我經常目不轉睛地看着它們。視藝室時而凌亂，時而整齊，有時很快便可以找到需要的視藝用具，有時把視藝室「倒轉」也不能找到需要的用具，因此我認爲視藝室是個似亂非亂的地方。

在學校的底層，有一個名叫「清園」的地方，那裡鳥語花香，有青青的草地，有高高的柳樹，有大大小小水池，使人賞心悅目。有人在那裡拍照，有人在那裡素描，有人坐在那裡休息，所有人都十分喜歡這個地方。

校園是我的另一個家；是我學習人生道理的地方；是我學習知識的地方，我十分喜歡我的校園，這裡充滿着我的童年回憶，希望這些回憶和這美好的校園永遠刻在我心中。



### 教育心

### 與下一代回顧基本法25周年

《基本法》於1990年4月4日經全國人大通過，並獲正式頒布，於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當天生效。今年為頒布《基本法》25周年紀念，體現出中央政府對香港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的決心。這段時間，各界及政府部門舉辦多項不同慶祝活動，老師及家長們可以利用今次難得機會，與學生身體力行，從中加深對《基本法》理解。學生透過自己的親身參與和領會，而不再是由家長、教師或導師單向式地教授，定會對事件有更立體的感受。

香港歷史博物館於4月4日開始至5月25日為期一個多月展出有關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》展覽。展覽以時光隧道方式，帶領參觀者回顧《基本法》由來、起草及頒布過程，對於沒有見證過那大時代的年輕新一代，絕不能錯過。

其中特別展品是模仿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於1982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會面時的蠟像，鄧公與鐵娘子會談對香港主權移交影響深遠。正因為鄧公明確表明就香港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空間，中央對「以主權換治權」絕不讓步。展覽內設有互動遊戲及拍照區，讓市民大眾透過生動的方式認識《基本法》，展覽亦設有公眾導賞服務，由導賞員向參觀者介紹展覽的精彩之處，協助參觀者有系統及深入地了解展覽內容。老師或家長們可在參觀展覽時，與學生作深層次討論及給予學生多一點歷史根據，讓下一代更多了解香港發展，以史爲鏡、以史爲鑑。

亞洲兒童教育協會主席 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會副主席 梁思韻



### 美德你得

### 生命教育與戲劇藝術

我重視戲劇教育，每年都參加校際戲劇節的英語話劇比賽。每次老師和同學們都很認真準備，多年來的演出都很成功；幸運地每年都贏得不少個人和團體的獎項。戲劇教育已成了學校的特色項目，戲劇表演已是每年的一件盛事，師生每年都期待新話劇的上演。

除了戲劇比賽外，生命教育組的老師都會運用不同的話劇和表演媒體去推動品德教育，分享生活小故事。去年的父親節，生教組大膽嘗試製作微電影《嗶嗶熊與我》，透過這齣微電影去啟發學生。故事是講述爸爸每多不懂表達情感，父愛許多時候有時很含蓄，子女有時未必懂得欣賞；但子女只要用心體會，坦誠溝通，誤會總會冰釋，愛是可以盡在不言之中。

把德育故事拍攝成微電影可以在不同日子和場合播放，沒有話劇要即場演出的限制。可是拍攝牽涉很多工序；除了撰寫劇本和排演之外，又要分鏡頭拍攝，拍攝又要選實景、燈光和收音，涉及使用價值高昂的器材。雖然只是拍攝短短十來分鐘，但也要拍攝兩三工作天。之後的後期工作，如剪片、配樂等，所花的時間和精力就更多了。每每要幾十小時，幸好我們的導演和攝影師都是演藝學院的畢業生，而且都很有經驗和專業，拍攝也頗順利，效果很不俗並贏得不少掌聲；而且製作費也不算太高，所以算是個好的開始。

今年，生教組的老師成功申請到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，計劃名為「意義戲中尋」。學校有資源可以聘請校外的戲劇導師教導學生演戲。我們將排練三個話劇和拍攝一齣微電影。主題全都是與德育和生命教育有關。微電影的主題是母愛，希望可以趕及在母親節獻給各位母親，以表揚她們偉大的愛。

利用電視或電影去推廣生命教育是一個新趨勢，台灣學者吳鼎琛教授就搜集了許多電影片段去激勵學生，輔導學生。他舉了一個香港人很熟悉的例子，他用「葉門」電影系列，帶出「寬恕」的價值觀。「葉門電影」大受歡迎，一般中小學生都很受落。不過，青少年看電影主要是看主角甄子丹等的精彩武打，很少留意到白及其背後的意義。「意義戲中尋」，就是要尋找電影中每每被人忽略的價值，老師要從戲中尋寶，再加以提煉，成為具感染力的教材。

另外，我們也為一些有自閉症傾向的學生舉辦話劇小組，由曾受過藝術專業訓練的導師任教，課程名為「戲劇樂悠悠」，讓參加的同學有表達自己，和與人溝通的機會。一般而言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都不善辭令，拙於表達；有些更缺乏眼神接觸；但經過戲劇藝術的訓練，他們確實進步了不少。生命教育是可以透過德育劇場、話劇及微電影等方法去推動，多姿多彩，充滿歡樂，而且令學生經歷，所以印象深刻，大家不妨一試。

優才（楊殷有娣）書院小學部校長 陳家偉



### 心同此理

### 天氣

香港位處華南沿岸，亞熱帶的氣候溫暖潮濕，說熱不算火熾，說冷不算冰寒。撇除人口稠密和環境污染的不利因素，香港相較於一些溫差明顯的地方，氣候比較令人接受。

研究顯示氣候於人的身心息作有一定的影響。意識、心理和感覺上，暖是祥和、溫馨、喜悅；冷是不安、瑟縮、憂慮。光明代表正義和生長，黑暗代表邪惡和死亡。晴天心境開朗，下雨憂愁神傷。有心理學研究認爲，生活在終年幽暗多雨的地方，人的性格也較鬱結陰沉，精神健康比氣候宜人的國度遜色。有些研究還說大氣或氣場能影響身體的化學成份，令情緒高漲或低落，是以陰霾天氣下罪案率也會提高云云。

然而，大自然定律並不關注人類訂定的意義，只在乎生態能否平衡。光明溫暖和黑暗寒冷對於生物同等重要，在功能上其實是平分秋色，沒所謂好壞優劣。動植物能適應繁雜的環境，理論上人類也可以。不過人類也太聰明，會製造另類有利自己的環境，過程中沒考慮或顧及其他生物。

筆者之前閱過一則新聞，得知小公雞原來沒有商用價值，大量剛孵化出來的小公雞會被送上死亡運輸帶，最後被丟到大型攪拌機中打成肉醬。報道還說原來這是養雞行業由來已久的做法，沒牽涉虐畜的違法行爲。筆者看後感到非常不安，心在打顫。明明是非人道的殘忍手段，也可以自圓其說是「合法」處理方法，人類果真充分利用獨有的大腦皮層去爲所欲爲，不愧自封萬物之靈。

仗着達爾文的「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」理論，人類不會覺得自己做錯什麼，還認爲一旦地球被污染到不能再居住下去時，可以移民去別的星球。如此話題的科幻小說和電影看得多了，耳濡目染，人人以爲這就是聰明的解決辦法。事實真的如此嗎？

科技可以改善生活，同時亦可以摧毀生境，包括人類自己。筆者覺得，人類的本性、心態、價值觀仍一成不變的話，縱使可以移居其他星球，也走不出自我滅絕的陰霾。簡而言之是去到哪裡死在哪裡。人類不甘下雨憂鬱的天氣，何不在雨中思索如何保護這個美麗的大自然？如何愛惜其他生物？如何使地球的資源可以永續？

集仁琛

電郵：psyche9191.reader@gmail.com



### 創意出狀元

### 談談培養創意人才的問題

中國人是聰明、勤奮和刻苦的民族，相信是沒有人否認的，可是自世紀瑞典設立了諾貝爾化學、物理和醫學的獎項，多年來中國的成就明顯地給其他國家比下去，除了楊振寧、李政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作零的突破外，新中國成立了六十多年，卻沒有一個土生土長的諾貝爾得獎者，我們的教育出了哪些問題呢？是值得我們反省和探究的。

國人讀書能力強、成績出眾是不爭的事實，香港高等學府的外地生學額，大多數被內地的尖子取得，他們學習成績優良是有目共睹的，一般本土生不能望其項背，我國已經在登月太空計劃有成就，也有自己設計和建造的航空母艦，可是在尖端科研領域卻交不出亮麗的成績。

在建國初期至八十年代，國家基本上是貧窮的，科研單位的經費緊絀，高尖科技的研究不能普及，也不能提供科學家安穩的生活和適當的科研環境，不似外國的大學財政充裕，可以提供教席，使他們安心在學術環境下進行研究，我國著名的數學家陳景潤的研究成就顯赫，卻在騎腳踏車時跌傷頭部以致逝世，令人惋惜；總括而言，八十年代之前我國的科研事業是缺乏資金，這是令科研成績沒有突破的原因。

八十年代後，祖國改革開放，經濟飛躍，現在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，我國投資在

科研事業是GDP的2%，達到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，全國每年科研成果有三萬項，全國從事科技研發的人員有106萬（資料來源：任玉齡著：《對改變科技成果轉化率過低的認識與建議》，60-65，創新政策與管理，2014.10），人數雖多，可是能夠得到諾貝爾獎的科研成果卻付之闕如。

什麼原因令我國科研成績停滯不前呢？日前翻讀錢森先生《談談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》一文，指出他就讀的加州理工學院學術研究氣氛非常濃厚，院校的學術討論會十分活躍，互相啓發，互相促進，這些都是培養創意的必要元素，可是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有如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氣氛，而且多是以考試主導，使學生都是人云亦云，一般化的，久而久之便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，擅長考試，取得高分數；正如錢森先生認爲，優秀學生最重要就是要有創新能力，若沒有創新，死記硬背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



▲楊振寧教授是第一批中國人在五十年代獲得諾貝爾物理獎

網上圖片

生；所以要培養創意人才，必須改善專上學院文化和學術氣氛，多元發展，尊重學術自由，這才是中國學術界之福，中華民族二十一世紀的希望。

香港科學創意學會理事 潘永強